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丁山征西 第七十回 丁山奉旨葬仁貴 應舉投親遇不良

話說大唐高宗皇帝徵西回京，西番進貢者七十二國，俱來朝見。龍顏大喜，當日坐朝。程咬金啟奏薛氏功勞，天子准奏加封，封薛丁山力兩遼王，命工部在長安督造王府。工部領旨，封長子薛勇紅羅總兵，次子薛猛雲南總兵，三子薛剛登州總兵，四子薛強雁門總兵，大夫人仙童封定國夫人，二夫人金定保國夫人，三夫人梨花功勞最大，封威寧侯。仁貴身喪西涼，謚文定，立廟祭祀。柳氏、樊氏俱封一品太夫人。丁山父子謝恩，回府又拜謝程咬金。文武俱來賀喜，不表。

且表那工部督造王府三月完工，請薛爺進府享受。長子薛勇、次子薛猛辭父上任，各府小爵主俱來送行，不必細表。再言丁山在府對四子薛強說：「吾兒，你二兄上任去了，我有一件事，因你年幼，不好差你。」薛強跪下說：「爹爹有甚事，說與孩兒知道。」丁山說：「我在西番曾許下太房州還願，欲差三子薛剛前去，他性暴好飲，恐生事故，留在京中。你往雁門是順路，所以喚你前去。」薛強應諾，拜別父親、三位母親。大夫人再三囑咐：前去小心。二夫人、三夫人也一番囑咐，薛強領命，帶了家將，望四川而去。

另回再言丁山想起父親骸骨未葬，便與三位夫人商量。大夫人說：「這是大事，必須辭王別駕，速扶棺往山西安葬公公是好。」丁山說：「夫人有所不知。目前朝廷隆重，就上辭表，未免唐突。」夫人說：「這不難。煩徐先生保奏，自必無妨。」丁山忙寫表章，次日上朝。一面向魯國公程咬金說：「要往山西葬父，煩老往國保奏。」咬金聽言呵呵大笑，說：「這是你孝心，老夫自然保奏。」丁山拜謝回府，端整明日上朝，不表。

再言次日高宗駕坐早朝，文武朝畢，只見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象簡紫袍，俯伏金階奏道：「臣兩遼王薛丁山啟奏。」「奏來。」「巨父仁貴，沒於王事，喪白虎山，蒙恩命臣扶棺歸葬。今臣扶棺往山西安葬，願王賜恩。」高宗將表一看說：「朕欲留卿在朝，以報卿之功勞。今既要葬王叔，依卿所奏。待朕差官御祭御葬，留威寧侯在朝輔政。欽此。」丁山謝恩。駕退回宮，各官朝散。

丁山回府，與三位夫人及二位太夫人說知。次日同柳氏太夫人、二位夫人送父骨往山西祭葬。三夫人梨花同二爵主薛剛在府。朝廷差行人司同到山西御祭御葬。丁山又上朝謝恩。有左丞相徐敬業、右丞相魏旭，又秦夢、尉遲弟兄、文武百官等，俱送到十里長亭，都助喪費銀兩。朝廷又賜黃金千兩，白銀萬兩，金瓜月斧，「倘山西有不稱職官員，任卿先斬後奏，三年之後來京就職。」

丁山望闕謝恩，各官送別。丁山對魯國公說：「老柱國，晚生有一言相告。今三子薛剛在京，倘或生事鬧禍，求老柱國處治。」咬金說：「不消囑咐，老夫自當照管，你放心前去。」丁山又與梨花囑托一番，喚過薛剛，一番吩咐，不必細表。丁山竟往山西，一路不消盡說，咬金、梨花各回府中，我也不表。

再講薛剛在京無事，結交一班小英雄。秦夢之子秦紅，混名闊面虎，尉遲景混名白面虎，羅昌混名笑面虎，王宗立混名金毛虎，太歲程月虎，長安城中人人害怕他，皆雲五虎一太歲。

一日，眾小英雄都來探望，與薛剛意氣相投，結拜為兄弟，每日在酒店中飲酒，到教場中走馬射箭，玩耍回來又生事，憑你文武都要讓他幾分。就是魯國公程咬金也管他不住，無可奈何。這日合當有事。有一人姓薛名應舉，夫妻二人，也是山西人，到長安投親。不想張君左之子張保，帶領許多家將在街上走，張保在馬上看見王氏生得美貌，滿心歡喜，呼家丁喚他到府中，有話問他。家將領命來到薛應舉面前說：「大爺喚你夫婦到府，有話問你。」

應舉摸不著頭路，問道。

「我與你家大爺又不相識，喚我怎麼？」家丁說：「你見了我家大爺，自有好處。」扯了就走。王氏再三哀告，只是不聽，竟扯了應舉夫妻走，王氏大喊說：「清平世界，又不犯法，拿吾則甚？」街上這些百姓曉得張府勢耀，那裡敢來相勸，憑他拿去府中。家丁稟道：「喚到了。」張保一見，滿面笑容說：「尊姓大名，貴處那裡，說與我知道。」

應舉初然聞家丁拿來，倒有幾分害怕，今見張保如此相問，便放心說：「大爺，小人家住山西，姓薛名應舉，偕妻王氏，到京投親不著，流落在此。求大爺發放回去，感恩不淺。」張保說：「你既投親不著，在京無益，留你妻子在此，多打發盤纏回去。」應舉一聞此言，大怒說：「我堂堂男子，滿腹經綸，要來求取功名，難道我賣老婆不成，快放了我回去。」張保說：「你來得去不得了，休想回去。」吩咐：「把王氏拿進後堂，交婢女們看守，把這奴才趕出府門。」王氏見了扯住丈夫，口中百般大罵說：「清平世界，強逼人妻，若奏聞聖上，依律處死。」張保大怒，吩咐家丁：「將應舉送往長安府，當做強盜，要他處斬，以除後患。」家丁應諾，將薛應舉鎖住，拿往長安府去了。應舉喊破喉嚨，那個來管你，竟到衙門，那知府聽了張府家人之言，認其為盜，將應舉苦打成招，問成死罪，明日立斬。

那王氏被張保拿進後堂，便抱住親嘴。王氏把臉側開，大喊，兩淚如雨，大哭起來。叫道：「丈夫快來救吾。」張保笑嘻嘻說：「不要叫了，若肯從我，少不得做個小夫人；若不願從，你也休想回去。你丈夫做了強盜，料不能活的。」王氏聽了，兩腳亂蹬，將頭向張保亂撞。張保正欲勢強，忽家人報說：「老爺回朝，喚公子。」張保無法，就交付老婢：「看守在後園，晚上來與他成親。」竟往外面去了。老婢同王氏來到後園，王氏哭訴冤情，老婢哀憐，說：「大娘，你如今好了，你既有冤情，我也曉得。我晚上放你。那公子怕老爺，不敢亂為。」王氏跪下說：「媽媽救了我，我沒世不忘。」

啼哭不住。老婢說：「也罷，我開園門放你去。」王氏叩謝救命之恩。老婢扶起而別。

不表王氏逃走，再言老婢做成圈套，公子問起，只說王氏投池身死，諒來不究。那張保留在書房，不許進內。這是老婢造化。再言王氏逃走，一路啼哭，天色又晚，就投庵過夜。明日仍上街打聽。

聽得人說，明日午時要斬大盜。王氏聞言，問道：「要斬何人？」旁人說：「昨日張府失盜，拿往正盜，叫薛應舉。」王氏聽了，這是我丈夫呀，叫一聲：「張保，天殺的，我與你無冤無仇，為甚將我丈夫處斬？好不疼殺我也！」大叫一聲，暈倒在地。